

社区： 整合与发展

冯钢 史及伟 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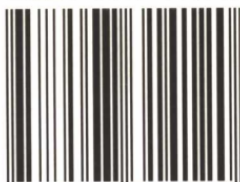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孙 翊

封面设计: 名人时代

社区: 整合与发展

SHEQUZHENGHEYUFAZHAN

ISBN 7-5073-1412-X



9 787507 314120 >

ISBN7-5073-1412-X/C·163

定价: 16.00元

社区：整合与发展

冯钢 史及伟 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区:整合与发展/冯钢,史及伟主编.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8

ISBN 7-5073-1412-X

I.社… II.①冯…②史… III.社区-城市建设

-研究-中国 IV.D-6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1140 号

社区:整合与发展

主 编/冯 钢 史及伟

责任编辑/孙 翊

封面设计/名人时代

版式设计/名人时代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1号

邮 编/100017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名人时代

印 刷/中华儿女印刷厂

装 订/北京海旭装订厂

850×1168mm 32开 8印张 210千字

2003年9月第一版 2003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 7-5073-1412-X/C·163 定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前言

社区发展问题是社会学经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当代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社会发展问题。我国当前的社区发展正面临着深刻的变革,无论是城市社区还是农村社区,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将最终通过社区建设和发展来具体落实。然而,西方经典社会学的“社区发展理论”太多地受到欧美社会地域文化历史的限囿,并不完全适用于非西方社会的现实,这已成为社会理论界较为普遍的共识。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以及原苏东国家社会转型现实都一再证明西方社会理论在解释非西方社会制度创新方面日显乏力。因此,根据本国本地区的社会发展现实,特别是根据深嵌于本民族历史文化之中的各种制度资源,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社区发展理论,这已经成为非西方国家社区研究的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前

言

1

国内外许多社区发展研究都已表明,社区,作为人类社会的聚居共同体,它主要地是建立在人们共同的信仰和情感基础之上的。因此,社区的整合在本质上与那种依赖或利用外部条件的社区发展是存在冲突的。具体地说,社区成员之间愈多地强调内部团结,或者愈快地促进社区成员内部团结的手段,总是以愈多地牺牲社区外部联系作为代价;反之,社区或社区成员依靠外部资源而获得的发展愈大,其内部的团结及其依赖基础就愈易被削弱。这既是当年F. Tonnies《社区与社会》一书的主题,也是E. Durkheim区分“机械连带”与“有机连带”两种社会结合方式的基础。就当代社会现状来看,强有力的内部整合,常常表现在落后而缺乏外部交往的农村社区中;相对

发达的城市则往往因为频繁的外部交往而缺乏社区内部的整合。因此,古典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几乎都把打破传统社区固有的整合视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重要条件(T. Parsons)。因为“任何因自身而存在的因素都趋向于产生与其他因素结合时相反的结果”(M. Weber)。

当代社区发展的现实,是建立在一种广泛社会联系基础上的发展,它必须依托于高度密集的社会网络,而不是退回到闭合的共同体状态中去。因此,如果说内部整合必须以牺牲外部联系为代价,或者建立在外部联系基础上的社区发展必须以牺牲内部整合为代价,那么当代社区发展就将是是不可能的了。当代社区研究应该关心的是,如何在加强外部联系的同时,提升社区内部的整合程度,使社区整合与社区发展协调于同一路向上。

我国的社区研究,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经验层面,都还处于起步阶段。2001年,笔者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主持“整合与链合:社区发展机制研究”项目。本书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理论问题探讨,也有经验现象分析;既有对城市社区的调研,也涉及对农村社区的思考。同时,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与“学院派”理论研究者完全不同,实际工作部门的负责人对他们日常接触的具体工作,有着另一种理论思考方式。两者之间的差异常常会使我们对自己的研究工作进行深入反思。因此,我们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中收录了两篇,他们就“社区党建”和“社区经济”撰写的论文,以此来提醒我们自己和同行们对来自实际工作部门的理论思考的关注。最后,为使读者能对我们的调研工作有一比较完整的了解,我们把部分(主要是有关城市社区的)调查报告和访谈实录作为本书的第四部分收录其中。在本项目研究即将结束时,我们还要感谢“浙江大学‘十强’研究所启动资金”的支持,浙江大学社会思想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自始至终关注着该项目研究的全过程;感谢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感谢所有在调研中接受我们采访和给

我们提供支持的城乡社区工作者、基层政府和企业领导、工作人员以及村民、居民朋友们,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是不可能顺利完成这个研究项目的。

冯 钢

2003年6月于浙大求是园

前
言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部分 社区理论问题

现代社区何以可能?	冯钢 (3)
何谓社区与社区何为	王小章 (17)

第二部分 经验问题探讨

整合与链合

——法人团体在当代社区发展中的地位	冯钢 (31)
村落经济组织与社区整合	张志敏 (46)
后乡镇企业时期的村社区建设资金 ... 毛丹 张志敏 冯钢	(64)
控制还是聚合?	
——对当前社区建设的几点反思	王春光 (83)
城市社区整合中的互惠机制	邱梦华 (103)

目
录

第三部分 城市社区党建和社区经济

新时期城市社区党建工作研究	史及伟 李秀莹 (119)
城市社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建议	陈垣 (146)

第四部分 调查报告和访谈实录

凯旋街道办事处调查报告	金卉 邱梦华 (175)
景芳社区调查报告	项辉 (217)
社区居民个人访谈实录	金卉 邱梦华 项辉 (234)

第一部分

社区理论问题

现代社区何以可能？

冯钢

现代社区发展研究是在现代社会的两重背景下进行的，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体系和国家权力体系对传统社区形成的挤压，使这些地区的社区不断地通过改变传统面貌来适应变化的环境；另一方面是现代主义的理性“囚笼”对情感世界和精神生活的禁锢，造成人们在心灵上萍踪飘泊、无“家”可归的状态。的确，“社区消亡论”固然是对这种当代现实的一种消极反应，但是对“社区的探寻”（The Quest for Community）却不应该只是一种对业已失落的家园的无奈追忆。现代社区发展研究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积极地重建社区？”本文试图就相关的几个问题谈一些个人的理解：第一，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人们是否可能重建社区共同体关系。第二，何种环境才有利于“社区意识”的培养。第三，如何理解社区共同利益与社区成员个人利益的关系。第四，对社区建设中的“社会资本”创造问题的理解。

滕尼斯(F. Tönnies)在19世纪末就对社会(Gesellschaft)与社区(Gemeinschaft)^①的差异做了区别。他指出，社区的主要特征是它

① 我们今天所说“社区”一词源于德文“Gemeinschaft”和英译“Community”。因滕尼斯“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一书的中译本被译为《共同体与社会》，所以本文中亦交替使用“社区”和“共同体”。

强调人与人之间有着强烈的休戚与共的关系；而社会的特征则是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松散的人际关系。“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因此，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①

显然，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已经使得当代西方学者几乎无从寻觅滕尼斯所谓的“社区”了，那种强调亲情关系、每个人都自觉是社会秩序一分子的共同生活方式似乎只是一种神话，一种现代人渴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境界。一些人甚至怀疑滕尼斯所谓的“社区（Gemeinschaft）”是否真的在以往历史中存在过。当然，社会变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尤其是现代城市环境对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一些因素对传统社区的凝聚力造成了直接的负面影响。譬如，在大社会一体化进程中，传统社区被结合于国家行政体系和宏观贸易体系^②，以及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居住密度的增加等^③。但是，就此认定滕尼斯的理论已经过时，似乎武断了些。因为，事实上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寻求那种休戚与共的共同生活的努力，一些传统社区在回应大社会一体化进程时，其地方或社区共同体的特点和力量不仅存在，有些甚至比以往还更为明显、更为强大^④。即

①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②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 Wirth, Louis 1938 "Urbanism as away of life." Paul Hatt and Albertiss, Jr. (eds.) Cities and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Christenson, James A. 1979 "Urbanism and community sentiment: extending Wirth's model."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60 (3): 387~400.

Fisher, Claude S. 1972 "Toward a sub-cultural theory of urban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0(6): 1319~41.

Baldassare, Mark 1986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and the community question."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70(2): 139~142.

④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97页。

折晓叶、陈婴婴：《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使是在现代都市，这种努力也常常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期待之中^①。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滕尼斯的理论可以原封不动地直接套用于今天的社会生活。基于生育、血缘以及对土地和住房的占有而形成的社区共同体，至少在今天的都市生活中已经是不多见了。但是，并非只有传统社区才能包容共同生活，处于社会变迁中的共同体，更需要其成员根据情境的变化来发展其相互依赖的关系，以便抵御任何对于某些群体的外来压力。即使在复杂的分工背景下的现代都市生活中，也同样存在着无可否认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和社区情感^②。不同的只是社会结合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因而互依关系及其性质的性质也不同于传统社区。早时，滕尼斯在区别“家族社区”和“村庄社区”时就已经发现，“基于生育的权威”与“情同手足”这两方面的性质在部族时代就是相互混杂的，只是在家族社区中“家族统治”占有优势，而在村庄社区中则“志同道合”更能发挥作用^③。滕尼斯在这里已经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共同体只是一个泛指各种以感情、情绪或传统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概念，至于在这种感情、情绪背后起作用的究竟是血缘、亲情还是结义之情，那只是共同体的不同类型区分罢了。而且，由于现实的共同体中的各种情感、情绪始终是相互混杂、相互渗透的，因此，分类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

其实，将社区共同体与社会加以区别的不只是滕尼斯，韦伯(M. Weber)对此也有过深入的分析。在韦伯看来，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别似乎并不在于社会结合方式，而主要在于参与者的主观感受。“在个别场合内，平均状况下或者在纯粹模式里，如果而且只要社会行为取向的基础，是参与者主观感受到的(感情的或传统的)共同属于一个整体的感觉，这时的社会，就应当称为‘共同体’。如果而且只要社会

① 桑德斯：《社区论》，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一章。

② 桑德斯：《社区论》，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16页。

③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5页。

行为取向的基础,是理性(价值理性或目的理性)驱动的利益平衡,或者理性驱动的利益联系,这时的社会关系,就应当称为‘社会’”^①。显然,韦伯的区分注重的是以整体感为基础的行为取向,区别于以“理性驱动的利益联系”为基础的行为取向。在这种区分中,韦伯并不考虑社会关系的客观基础,无论它是血缘、业缘或是专业分工关系。因此,尽管他也指出了一些所谓“最纯粹的社会模式”,如市场、单纯的专业联合体,但是他依然认为“大多数社会关系都部分的带有共同体的特征,部分带有社会的特征。”即使是在“完全目的理性地并为着某种目的而冷静地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中,也会因为超越既定目标的感情的增长,而产生共同体的特征;同样,“反过来,一种以共同体为正常意向的社会关系,其若干或全体参与者的行为,也可能完全或部分地以目的理性为取向”^②。可见,韦伯对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分,实际上仍然是依照他所谓的“理想类型”的意义来确定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共同体还是社会,都没有纯粹的现实性;理想类型的“共同体”或“社会”是我们用于对现实社会关系进行比较的概念,是用于纯粹逻辑分析的一个辅助性工具。因此,根据理想类型在现实中寻找纯粹的“共同体”,就像寻找纯粹的“社会”一样,都是不会有结果的。

二

滕尼斯在强调社区和社会的区别时,指出了在社区中不同类型的基础(情感)是相互混杂、相互渗透的。这一点给我们的启示是,社区并非只能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之上,如果在某种人际关系中产生了亲情以外的其他情感,譬如说朋友之情、手足之情,它也同样可以

① 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② 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

成为社区的基础。韦伯则更进一步把这种相互混杂、相互渗透的基础扩展到社区与社会之间,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理性与情感都可能滋生并形成社区或社会的特征。当然,韦伯并未因此而忽略了社会与社区的区别,相反,他提醒人们不要只在某种固定的结合形式中去判别社会与社区的差异。譬如,家庭联合体,它既可能是滕尼斯意义上的社区形式,同样也可能包含理性驱动的利益关联。但是“一个家庭联合体被其个别成员感觉为‘共同体’的程度,或者被他们当作‘社会’来利用的程度,有着极大的差异”^①。由此看来,定义社区的关键在于当代人常说的“社区意识”或“社区情感”上,而不只是在于它的外在形式。学术界的一些研究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学者提议把实现社区发展所包含的多方面内容区分为两类:一类被概括为“社区建设”的内容,是指那些可以在一个比较短时间内通过自觉的努力和行动实现其发展的内容,如社区生活所需的物质设备和设施、正式的管理机构以及有意设置的处理社区事务的机制等;另一类则被概括为“社区发育”的内容,是指那些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以较为缓慢的速度才能达到发展目标的内容,这类内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区意识、社区情感以及社区的人文环境和文化氛围等^②。我们很理解,这种观点的用意是针对目前我国社区发展中对社区实质内涵有所忽视的问题,但如此区分给人造成的错觉则可能是将社区形式与其内容的截然分立,从而使社区建设有可能完全脱离它应该具有的内涵。从社区发展的实践来看,社区生活的物质设施、管理机制等的建立与社区意识、社区情感的发育原本就是同一过程。社区的整体意识、认同感、归属感、凝聚力,都只能从社区成员通过自己的力量共同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并共同享有整体利益的过程中产生,而不是在政府或其他什么力量解决了他们的“硬件”问题之后再慢慢

① 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

② 孙立平:《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发育》,《学海》2001年第4期。

发育的。的确,在我国近些年来社区发展中,对社区建设的硬件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但也不能说对“软件”重视不够,关于社区文化建设、社区凝聚力、认同感等的讨论实际也不少,只是效果不大。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把软件建设与硬件建设分离了,把社区意识、社区文化、归属感等本质内容视为与发展物质设施、管理机制完全没有联系的另一码事。举一例子说,植树节期间,笔者在某一单位宿舍区看到许多家庭由父母带着孩子去郊外植树;但与此同时,小区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则购买了大量树苗,雇了工人,在小区内搞绿化。绿化小区本应是小区居民自己的事情,完全可以由小区居民自己来完成,但物业管理委员会却把它视为一项经济业务活动。而本来通过居民共同的植树活动应该能在居民中得到发展和增强的社区意识、认同感、归属感却没能如愿以偿。我们不能说该小区的管理者不重视发展社区的软件,笔者也确实看到该小区管理者经常组织的一些社区活动,譬如文艺演出、书画竞赛等。但是居民的参与热情并不高,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类活动并非必要,参加与不参加都无所谓。其实,并不是居民不愿意参与社区活动,而是社区并没有把居民自己的事交由居民自己来解决。如今城市社区的许多社区活动都不被居民视为自己必须要做的事,而是被他们看成是居委会要做的事,是居委会的“政绩”。一些居民只是为了给居委会干部一个面子才参与活动,也有居民甚至觉得那些活动更像是一种扰民行为。所以,社区意识、社区归属感等软件的发育并不是靠着外部动员的社区活动就能实现的某种附加的东西,它只能是社区成员在共同建设社区、共同管理社区并共同享有整体利益的过程中才能实现的社区本质。托克维尔在谈到美国乡镇社区时曾指出:“居民依恋他们的乡镇,因为乡镇是强大的和独立的;他们关心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参加乡镇的管理;他们热爱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不能不珍惜自己的命运。他们把自己的抱负和未来都投到乡镇上了,并使乡镇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与自己联系起来。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试着去管理社会,使自己习惯

于自由赖以实现的组织形式,而没有这种组织形式,自由只有靠革命来实现。他们体会到这种组织形式的好处,产生了遵守秩序的志趣,理解了权力和谐的优点,并对他们的义务的性质和权利范围终于形成明确的和切合实际的概念”^①。虽然托克维尔的评论多少带有一些浪漫主义的色彩,但是他毕竟还是准确地把握了早年美国乡镇社区之所以能够成为民主发展基础的本质特征,那就是社区的自我管理。

三

在“社区消亡论”看来,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都市生活,盛行的是一种消解情感、崇尚理性的生活方式,因此,必然会摧毁与旧秩序相关的前现代社会的各种组织力量和联合形式。社区,或者说,滕尼斯意义上的“社区”,无论是否在历史上存在过,它都无法用来解释现代社会生活。这种观点实际是在告诉我们,现代社会不可能存在那种“休戚与共”的社会关系,也不可能指望有“理性驱动的利益关联”以外的任何联合形式。于是,在当今关于“社区整合”、“社区凝聚力”等问题的讨论中,“社区归属感”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流,成了仅仅停留在统计指标后面的一连串数字。譬如,Janowitz 也同意社区是一个友情、亲情和联盟性质的网络,但是他却认为,在社区内,只有以个人为单位研究社区归属感才是最恰当的测量方法,因为“个人总是倾向于从社区里得到比他本人所能贡献的还要多的东西。他与社区的关系是当社区不能达到他的需求时,他就会迁出这个社区”^②。也就是说,无论社区包含有多少情感成分在内,个人总是将它作为获取更多自身利益的手段来看待,一旦投入与收益比较不利于他个人,他

① 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6页。

② Janowitz, Morris 1967 *The Community Press in an Urban setti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